



陳寅恪先生民國廿五年一月廿八日攝影於北平北海

懷念陳寅恪先生

俞 大 維

(一)

今天，承我的哈佛老同學李濟之先生，邀請本人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各位同仁約略敘述陳寅恪先生一生研究學問的方法和經過。

本人與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寅恪先生的母親是本人唯一嫡親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內人。他的父親陳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詩人；他的祖父陳寶箴（右銘）先生是戊戌湖南維新時期的巡撫。右銘先生有才氣，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辦團練時，即爲曾國藩先生所器重，數次邀請加入他的幕府，並送右銘先生一付對聯，以表仰慕。上聯寅恪先生不復記憶，下聯爲：「半杯旨酒待君溫」，其推重右銘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與陳寶箴太守論文書，此文收入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中。本人的母親是文正公的孫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廣鈞（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與三位先生皆是好友。本人與寅恪先生可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學了。

(二)

現在我略談寅恪先生治學的方法和經過。寅恪先生由他唸書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段時間內，他除研究一般歐洲文字以外，關於國學方面，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因是他幼年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工。到了中晚年，對他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①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人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②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楚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

(三)

在講寅恪先生治國學以前，我們先要了解他研究國學的重點及目的。他研究的重點是歷史。目的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因是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是他研究的題目。此外，對於所謂玄學，寅恪先生的興趣則甚為淡薄。

(四)

我們對傳統的典籍，大致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我們先講他對經的看法。他說：無論你的愛憎好惡如何，詩經、尚書是我們先民智慧的結晶，乃人人必讀之書。關於尚書今古文之辨，他認為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據秦火之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採取有關尚書部份所編纂而成，所以我們要探索偽書的來源，研究其所用資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結論；不可武斷的說，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們可以得見寅恪先生，雖是嚴謹的文學家，却不是偏狹的漢學家。

寅恪先生對於玄學，興趣極淡薄，上面已經說過。他甚惡抽象空洞的理論，本人從未聽見他提及易經中的玄學。

再講春秋，寅恪先生雖不如王荊公之譏諷春秋為「斷爛朝報」，但他除認為左傳為優美的文學外，對公羊三科九旨之說很少興趣。對穀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嘗聽他提起過。

關於爾雅，他歸於說文一類。對孝經，他認為是一部好書，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過禮記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禮，對於周禮，他雖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認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為一人所杜撰。而周禮中用了許多古字，要說劉歆偽撰碑文，到處埋藏，則甚為可笑。

他說，周禮是一部記載法令典章最完備的書，不論其真偽，則不可不研讀。他尤其佩服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

關於儀禮，寅恪先生認為「禮」與「法」為穩定社會的因素。禮法雖隨時俗而變更，至於禮之根本，則終不可廢。他常提起「禮教」思想在唐律疏議中的地位；他說這些是人人應該重視的。

寅恪先生對於禮記的看法：他說禮記是儒家雜湊之書，但包含儒家最精闢的理論。除了解釋儀禮及雜論部分以外，其他所謂通論者，如：大學、中庸、禮運、經解、樂記、坊記等等，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采的作品。我們不但須看讀，且須要背誦。

次講四書。大學與中庸，原是禮記中的兩篇，不再重述。他說，論語的重要性在論「仁」，此書為儒門弟子所編纂，而非孔子親撰有系統的一部哲學論文。故大哲學家黑格爾看了論語的拉丁文譯本後，誤認是一部很普通的書，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us。至於孟子一書，寅恪先生喜歡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關歷史的議論，他認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即其一例。

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唸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

(五)

「國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研究的重心。對於史，他無書不讀，與一般人看法不同處，是他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晉書刑法志、隋書天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地理志等等。關於各種會要，他也甚為重視，尤其重視五代會要等。他也重視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誦，其他雜史，他看得很多。這裏恕不一一敘述了。寅恪先生特別注重史識，前已說過，因此他很欽佩劉知幾與章實齋。他尤其推崇司馬溫公通鑑的見解，讀過他隋唐政治史述論稿者，都能看到這一點。本人認為寅恪先生的史識，超過前人，此所謂「後來居上」者是也。

(六)

因寅恪先生不喜歡玄學，在子書方面除有關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歡莊子的文章，也很重視荀子，認為荀子是儒門的正統。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響。他偶然也提到子書中較「僻」的幾章，例如：抱朴子的詰鮑篇，列子（可視為一部偽書）的湯問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國一般學者所推崇的書，如論衡之類，他似乎並不很重視。

(七)

其次講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覽實難。但是凡集部之書，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別加以注意。

關於文學和詩詞。寅恪先生對文，最推崇歐陽文忠公、韓文公、王荊公、歸震川、姚姬傳、曾文正公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認為姚文為敘事條理有餘，而氣魄不夠。本人當時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評方苞文與王漁洋詩，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之句。如曾文正撰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有「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道。」如此類雄奇瑰瑋之句，實非所謂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見也。

詩，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雖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寫「詩品」，太白與義山詩，恐怕將被列為二等了。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論再生緣中有「論文我亦彈詞體」之句。關於詞，除幾首宋人詞外，清代詞人中，他常提到龔自珍（定庵）、朱祖謀（古微）及王國維三先生。我們可以說，詞不是他特別的嗜好。他所作的詩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弔王國維的一首長詩，流傳海內，為一般雅人達士所愛好，也是我們這一代最好的詩篇之一。

(八)

現在我們講寅恪先生在國學範圍以外的學問，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隨Lan-
man 學習梵文與巴利文二年，在德國柏林大學隨 Lueders 學習梵文及巴利文近五

年。回國後，在北平，他又與鋼和泰（Baron Stael Von Holstein）繼續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餘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興趣是研究佛教對我國一般社會和思想的一般影響。至於印度的因明學及辨證學，他的興趣就比較淡薄了。本人還記得在抗戰勝利後他回清華，路過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將 Stcherbatsky 所著書內關於法稱 Dharmakirti 的因明學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譯龍樹廻諍論（梵文本現已發現）唸給他聽，他都不特別感覺興趣。

寅恪先生又常說，他研究中西一般的關係，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及中亞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例如法國的 Pelliot（伯希和）、德國的 F.W.K. Mueller、俄國的 W. Barthold，及其他國學者。然他究因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知擇善而從，故其見解，每為一般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九）

其他邊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國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學過蒙文、藏文、滿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茲以元史為例，略作說明。大家都知道我國舊有元史是倉促修成，不實不盡的地方很多，為後來學者所詬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學者，先後輩出，約而論之，可分為三個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與聖武親征錄的發現。聖武親征錄的佳本，見於說郛，只有漢文本。元秘史有漢文本與蒙文譯音本。可是這一代的元史學者，功力雖勤，都不能直接讀蒙古文。代表此時期的名家，為：錢大昕、何秋濤、李文田、張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紐察·脫察安」（即是「機密的歷史」）誤認是兩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緣故。

第二代，利用歐洲譯文，補正元代史實。洪鈞所著元史譯文證補，堪稱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陸潤庠在序文中說：「證者，證史所誤；補者，補史所缺。」立論精當，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僅是間接的翻譯，而非直接採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兒史記與柯鳳蓀的新元史也都屬於此時期的作品。王國維先生為我們這一代的第一流學者，其考據之精，可與乾嘉大師並美，即關於蒙古史著作亦極精確。惟王氏只通旦文，故其關於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國原有資

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轉譯歐洲學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啓後承先，厥功甚偉。第三期學者之來臨，未始不受王氏啓示的影響。

第三代，在此時期，我國學者開始研治西北及中亞文字，期可閱讀關於蒙古史的直接資料；然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寫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時期者即爲陳寅恪先生。有關係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備；可惜他生於「齊州之亂何時歇，吾儕今朝皆苟活」的時候。他既無安定的生活，又無足夠的時間，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們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倉促寫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在他看來不過是整個國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按：姚從吾先生與札奇斯欽先生共同譯註蒙古秘史亦屬此期。）蒙古史原始資料以Rashid a-din著述爲最重要，惜今尙無中文譯本，盼我國學者早日將其譯出，以供我國治元史者參考。

(十)

寅恪夫人名唐瑩，是甲午年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長女、次女、在金陵中學唸書時，住在我家，由她們的姑母撫養，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現陳夫人及三個女兒究在何處，無從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傳過數次，前幾次均爲誤傳，此次亦尙未證實。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共此時。」惟寅恪先生現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處今日之世，溘然長逝，自屬可能。惟今後「漢世之事，誰與正之乎？」本人在美時，即有寫下與寅恪先生談話的志願，並擬仿裴松之註三國志例，加以註譯。現時歷四紀，本人又已年逾七十，這點心願亦恐不能實現矣！本人與寅恪先生情屬至親，誼兼師友，緬懷此一代大儒，不禁淚泗滂沱也。

寅恪先生，生於前清庚寅年六月，本人生於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歲有餘。除在美德同學七年朝夕相處外，上邊所述他一生的經過，自不免尙有遺漏，或有不實不盡之處。深盼他的友人與在清華研究院、香港大學、嶺南大學的學生有所補正。唯追述他當年治學一般的觀念，想大致不差也。

（五十九年三月）

附 識

義寧陳寅恪先生任本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領導同人從事研究工作，始於民國十八年六月（十七年十一月，院聘先生為北平分所主任。十八年一月，院聘傅孟真先生為歷史語言研究所代所長，所址由廣州遷北平北海公園。六月，院聘傅先生為所長；聘陳先生為第一組主任）。先生新舊學問，造詣崇峻，識解湛精，中外學術人士所共瞻仰，同於泰山北斗。大地焚如，先生以衰老失明，不得已而棲遲含垢於其間。然先生嚮往自由，刺譏愚昧暴政之見於所著再生緣一文中者，其言深切著明。古人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先生有焉。唯先生亦以此而致被目為頑固、反動；更以拒絕為紅衛兵講授歷史課程及不願背誦毛匪語錄之故，而備受荼毒，且致折腿。自去冬以來，遂有先生以不堪迫害而至身殉之傳聞。但此一噩耗，仍有待證實。關於先生之平生、家世及早歲求學經過諸大端，今惟俞大維先生能道其詳。俞先生此文原載本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中央日報副刊，爰為轉錄於此。知其人，論其世。並世不乏同情、關心陳先生之學人君子，倘亦有取於此也。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謹識 五九、四、十五

懷念陳寅恪先生

勘誤表

頁	段	行	誤	正
170	四	6	文學家	小學家
171		11	officus	officiis
173	九	9	緣古	緣故
174		10	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	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陳寅恪先生著作簡目

(1931-1948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表者)

專 書

1.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0 (1943)
2.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22 (1944)
3. 西藏文籍目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甲種之一

論 文

1. 大乘義章書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 121-124 (1930)
2. 靈州甯夏榆林三城譯名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 125-130 (1930)
3. 敦煌劫餘錄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 231-232 (1930)
4. 吐蕃彝泰贊普年代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1-5 (1930)
5.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6-10 (1930)
6. 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157-160 (1930)
7. 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281-282 (1931)
8. 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302-309 (1931)
9. 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310-311 (1931)
10. 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 404-405 (1932)
11. 李唐氏族之推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 39-48 (1931)
12. 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 309-312 (1932)

13.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西夏研究第一輯 (1932)
14. 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 439-466 (1933)
15. 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 511-516 (1933)
16. 武曌與佛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 137-148 (1935)
17. 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考辨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 149-174 (1935)
18. 三論李唐氏族問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 175-178 (1935)
19. 李唐武周先世事蹟雜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 533-556 (1936)
20. 東晉南朝之吳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 1-4 (1936)
21. 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 275-286 (1937)
22. 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 1-14 (1939)
23.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 15-18 (1939)
24. 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尾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 19-20 (1939)
25. 讀洛陽伽藍記書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 149-152 (1939)
26. 讀東城父老傳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 183-188 (1942)
27. 讀鶯鶯傳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 189-195 (1942)
28. 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 1-25 (1943)
29. 支愍度學說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1-18 (1943)
30. 元微之悼亡詩及豔體詩箋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 1-18 (1948)